



一程類語

智

仁口  
77  
4



門 仁 13  
蹄 77  
卷 4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六

經解第十九下

純月令儘是一部好書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

率舞之類三代以降無此也

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

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

澄海唐伯元  
廣安姜召  
休寧范涑  
孟津王价  
茶陵譚希思  
溫陵郭惟賢

校梓

編次



與並為仁矣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縉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祭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祭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萬物本乎天入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

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

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

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

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為尸者亦自處知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為一事入器與鬼與等則非

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之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

至義之盡也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二星頁吾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父子異宮者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異居也。

**正**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選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其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

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為政者因入情而用之。

禮序云。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群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婚喪祭朝聘燕享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

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又曰  
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  
逮五季質文不同固不由是又曰禮記四十九篇雜出  
諸家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  
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珍器帛  
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  
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  
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  
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  
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

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  
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取禮之器出於民  
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  
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正斟酌  
損益之爾

大凡禮必須有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  
祝史之事也

舉禮文却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是  
明道大哉聖人之道三一  
千三百之謂也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如何  
 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  
 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為尊范公甫問  
 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  
 以左為尊是或一道也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為墓時必  
 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又曰孔子  
 為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及修廬事  
 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為之不堅  
 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

也

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  
 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可乎使其哀  
 已忘則何必彈琴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  
 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丘皆未可據詳看祭法多是附會者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而言越紼  
 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齊又安能脫喪服衣祭  
 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則消使家宰攝耳

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久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有此闕字。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如此說子厚于禮甚精。

祭祀瀆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祭非至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

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當夫婦並祭。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其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是美文墨之士為之。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

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  
限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皆不  
是也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為誇大  
之說觀孔子平日言語有如是者否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  
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圓丘而配以祖陶匏稷掃地  
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  
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皆義甚彰灼但孝經之  
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為主人則當推武王

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  
矣周公必不如此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  
卜邪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  
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  
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  
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  
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此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  
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



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已。所以得宗之名。非已宗於人也。

禮云宗子如不作為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

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會。

父兄從子弟為強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

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

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

只有二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

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

直上一榦宗如大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

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榦者。故。

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為。

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入宗之此無宗亦莫。

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為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

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

者為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皆向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彌也。

禮長子不得為父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立宗必有奉宗法如卑幼為大臣以奉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

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着却是偽也。必須用時之服。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昏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問士未仕而婚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常

盛其服况古亦有是。士乘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

而服之亦偽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可以為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為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為虎狼食不其

酷哉曰深山為虎狼食貴人為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相心為爰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為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媯姑與嫂何媯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

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愍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隣里之喪尚春不相不巷歌匍匐救之况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几筵而已不可獨無報服若姑之子為舅之子者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為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為姑而推則可

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為既與姑之子為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八歲為下殤十四為中殤十九為上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

廟或祭寢廟制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只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而不及高祖非人道也非三代之書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合塋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為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為昭穆士大夫則不可又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

鳥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

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  
蓋姑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  
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  
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  
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壇則十月一日  
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  
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  
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之  
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  
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  
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  
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  
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問先生曾脩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  
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  
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  
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  
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  
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

數若禮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  
 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  
 能混格言只為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  
 豈能混珠玉只為無人識則不知孰為泥沙孰為珠玉  
 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  
 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  
 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  
 工所生自有二般生意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其舊嘗修六禮  
冠婚喪祭鄉飲士相見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

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

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太每月朔必薦新

仲春薦含四時祭用仲月用仲見物成也古者天子時

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廟初生立春祭先祖季

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作

也季秋者成物之始時一作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

配於廟中正位祭只一位者祭先祖亦無主先祖

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二

二位異所者舅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身父而推至於

旁親有後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為叔伯父之後

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  
 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而後  
甚瀆禮經可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正寢今正廳也蓋廟  
 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之意家必有  
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  
夫婦自相配為位廟必有主既祧埋於所葬處如奉祀  
舅婦不同坐也其大畧如此且如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  
 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  
 奉生者至於賞新必薦享後方可薦數則瀆必因告人  
 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

毋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  
 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或問今拜掃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  
 義禮古人直是誠質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  
 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  
 精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祗禘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  
 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  
 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墓人為墓祭之尸  
 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



未免墓祭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畧云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

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臣以為所生之義至尊之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陛下以身繼大統在於人倫不可有二故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非一不止謂父臣以為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

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漢王子襲爵奉祀尊稱漢王為  
 漢國大主如此則負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  
 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姓  
 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漢國大王自然在漢王極  
 尊崇之道于仁廟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  
 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後世之法

又代大中上皇帝論昭陵書畧曰臣觀秦漢而下為帝  
 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如之何其  
 亡也安厝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  
 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為之遠慮至今

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冊嗚呼二嗣君不苟為崇侈以  
 徇己意乃以安親為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  
 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  
 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為之為其不能  
 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  
 葬千古不免為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  
 者無他眾議難違人情所迫耳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  
 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又曰臣嘗  
 游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唯昭陵不犯陵傍居  
 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

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厚其親而臣反欲薄其君者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代富弼上神宗論永昭陵䟽畧云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為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為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柰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今也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為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

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葬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當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為後日之慮決於聖心無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富公竟顧慮不果上遂為忠孝罪人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

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總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藜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事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

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形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二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二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

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常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踈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耳。

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叙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着使

久然食已子而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二乳而食二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為害。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

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

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

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

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

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

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申字  
州人 用休渾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  
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為禮房檢正所  
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  
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  
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  
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  
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  
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

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范公公一 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

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

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

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

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泰伯伍子胥二廟

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

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子胥鄉人忠魂未絕似不可廢

史評第二十

純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

適於義孔惺受命立輒若納蒯瞶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納蒯瞶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惺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惺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名節之可重如此至後漢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道丁變可以道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寧息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符逐州史刺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為希文者

晉城縣令書名記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

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言古史不可得見而題名記猶為近古文字極高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禁於傳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而已矣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

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為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罪一作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



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  
 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  
 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  
 臣所不能為可乎使奪操之徒只為所見如此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  
 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世符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  
 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為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  
 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  
 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  
 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  
 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之臣不能為之功非

也

或問周公勲業人不可為也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  
 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  
 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便是中庸之道  
 曾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  
 之衰乎孔子以此為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  
 周公有入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  
 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為孝  
 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

緣被殺若為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  
 左氏乃是闕止為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項王放他入來者  
 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  
 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蕭  
 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  
 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  
 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  
 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如失左右手  
還是真情

蕭何大營官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歛怨自安謝安  
 之營官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  
 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  
 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  
 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  
 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為  
 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為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  
 與赤松子遊只是不肯事高祖如此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

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不知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  
張良為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  
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  
之良豈願為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  
松子遊是不願為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  
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  
槌擊殺秦王其計不已踈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  
若得以鐵槌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為謀耶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  
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

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  
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  
拙其後成功亦幸如入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  
安能如此漢庭諸臣少有不讀書者陳平亦曾讀書來  
周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既知為劉  
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何已為將  
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諸呂時非陳平為之謀亦不克  
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問此豈請問時邪至於罷  
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

二星頌語 卷六 十六

此欲何為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祖則甚忽然當時皆右祖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祖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温公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入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

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着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許或權術不知權正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詐便是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涅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然須燭理明

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為鳥，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寃之所致邪？曰：國人寃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眾人怨釋否？曰：固是眾人寃釋，然孝婦寃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寃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寃而致雨也。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為誠。

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聖人絕地，天通以此。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遷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遷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左是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顥常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為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

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論無遺

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

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

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

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其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

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

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

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己已則不可若以

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

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

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  
興復漢室則正也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

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

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

取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一軍耳兵自

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此地不可

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

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配入底人然兩軍相向其

所餽藥自不當飲

世變源流曲盡為古今史論第一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

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

識義理者眾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

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

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

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

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之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

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

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

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

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

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實權臣

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

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

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

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

持得數十年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非五倫不能到此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者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

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司馬溫公脩通鑑先生一日問脩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先生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先生曰此復何疑先生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



於魏徵亦然。先生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温公竟如舊說，魏徵出處似管仲，其功亦相當。温公之見未為不是。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其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啓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為聖明之主不可廢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元祐中客有見先生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

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于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或與欣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或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

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六止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七

文字第二十一

純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

編次

澄海唐伯元  
廣安姜召  
休寧范涑  
孟津王价  
茶陵譚希思  
溫陵郭惟賢

校梓

指論而得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道與可離非道意同

**正**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專意則

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顏氏得一作傳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摠發。曾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  
 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  
 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為語錄連下王子真曾  
 寄藥來其無以答他其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  
 不欲為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紫花  
 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  
 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聖樂通  
 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權子真去而先生不服其丹只此便大過人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  
 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為長生  
 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  
 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  
 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  
 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襖飲詩序曰上巳襖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為後  
 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  
 為好事者所重耳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  
 廩始居洛則引流回環為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撰襖  
 事公廩好舌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于歌  
 詠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

願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為之評曰以我好賢方  
逐樂之心禮義為踈曠之比道藝當筆劄之工誠不懼  
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諸子第二十二

絕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着便不是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  
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

莊生形容道體之言儘有善者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  
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  
皆反之者也

誌侯無可墓曰先生家無甌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  
者必以先生為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

正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  
盡者也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

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然老子之後有申韓者申韓與老子道甚與之之類上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鈞鉗鈞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為張儀說所動如入菴中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道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為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為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

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箠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豈非盜天地乎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候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察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學者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為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久於此。又因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問莊周與佛如何。先生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底。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百家第二十三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毒。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問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兵能聚散為上。

正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為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已。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實。

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目。便做千百樣。亦得。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二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太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



人雕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者，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之道理，別病是何如，藥是何如，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是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味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

上謝帥師直書云：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及其死，乃病死。未得為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

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刀而斷其喉，何異？

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算人生數一作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既律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為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入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識得此意非大愚者不能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其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

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作眼便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

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矣

葬說云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

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之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

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

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

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

池不為貫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鑿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失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土潤草盛處便有至一理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固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陟陟亦間道且如兩君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

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間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亦能有幾人當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固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棍以撻秦楚之兵矣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游騎大遠則却歸不得

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異端第二十

純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楊墨之害其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

於義墨氏燕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一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節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持國曰道家有三位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着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為主其心欲慈惠安一作虛靜故於道為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知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為此氣又所為者

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本言有助於道者只為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太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為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此段語錄欠暢今仍之

養氣之道非稿形灰心之謂也人之生也不能不動而欲稿其形不能不思而欲灰其心釋氏心灰而形稿則是死而已矣從事於敬以直內所患則無矣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

王之事而復戒以教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  
 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  
 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  
 消言畏只是須着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  
 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一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為一  
 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  
 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  
 人同乎

釋氏談道非不上一貫觀其作用處便作兩截

看一部華嚴經不知看一良卦周茂叔云

佛學一作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恠二千年來無一人  
 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  
 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  
 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  
 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顓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  
 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  
 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  
 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

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  
 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于七  
 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  
 矣與曾子易箦之理臨死須尋三尺布帛裹頭而死必  
 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  
 何不論其心心學之說如此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  
 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  
 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  
 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  
 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

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息於春夏及至秋  
 冬便却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他  
 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  
 學要在自得佛氏言即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  
 人言亦不動待入之言為是何自得之有伊川說亦同  
 釋氏說道壁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  
 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  
 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  
 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  
 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  
 自不足非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  
 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入尚有不能化豈有  
 立為教而人可化乎  
上當有缺文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為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  
 有思慮必欲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  
 懼脩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以學道則立心不正  
 矣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箇自私姦黠閉眉合眼林間  
 石上自適而已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詐欺雖赦不原為其罪重  
 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詐欺天下人莫不願其說而不  
 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箇黠胡亦能  
 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以譬喻其徒識卑看得入於  
 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為幻妄而  
 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為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  
 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入盡為此則老者  
 何養幼者何長以至剪帛為衲夜食飲省舉事皆反常



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為累者又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為常也為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又曰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者亦有昏愚為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碍雖萬身何傷乃知釋氏苦根鹿者皆自私也學則與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依本分事就上說過則是他私意說箇要之只有箇理有問若使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為其道則可其迹

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入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為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二箇鬼神為說。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此語甚壯

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為久驅過去裏。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彜然亦惡亂入之心。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

難辨。昔之感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汗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秦蕪，聖明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

今語道則須待要寐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

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孟子一一生精神却須先生點破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其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隆污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為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為此學而

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只有望于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常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為之矣要之決無取其術大槩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者皆以為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黠胡爾他本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

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  
此亦有其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為此秉彝又殄滅不  
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  
彝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為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  
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  
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  
然今強曰必盡絕為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  
為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  
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  
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  
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  
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立入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  
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  
世變至此奈何奈何  
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正**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  
利故便不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

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為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為自家獨處於山林入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為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為之而已不為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為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說教如是則其心果

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自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作易。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于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道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脩無證近世學者大都類此。

儒者其卒必一作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入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

由徑只為前面逢着山逢着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  
 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  
 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入處於異鄉元  
 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  
 言他人家為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  
 只為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為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一作乎高深然要  
 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  
 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綴茲打註

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自利老氏之學更挾此權  
 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翫之又太意在  
 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  
 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  
 言之禪者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  
 便是常忙終日乾乾必有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  
 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  
 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饑食

戴天而履地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臨死易箦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味安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東言左衽尚可言隨其國俗至若人道豈容有異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合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為高感矣

問方外之士有久來看他能否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真伊川一曰入嵩山王徐已侯於松下問何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稱近道理者便不肯為釋氏嘗言嵩中坐却覩釋子

猶不肯為況聖人乎

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久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為一人為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程子之塾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

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為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始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不知更有何說

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



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憇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曉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後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愈才明。徃徃所陷溺愈深。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為佞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者固難反。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右謝顯道云



